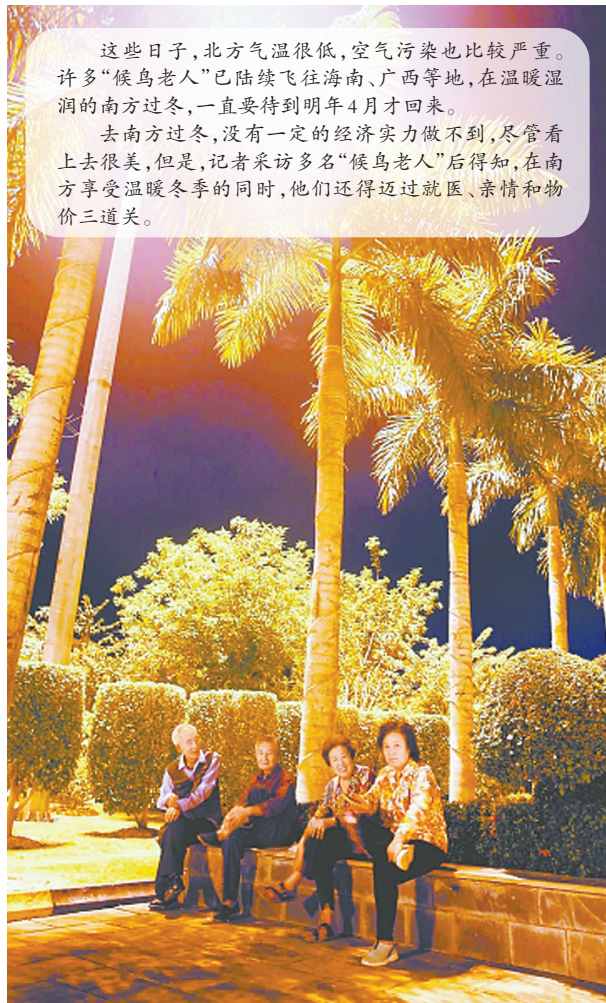


医保不能全国通用 家人半年难见一面 当地蔬菜比北京还贵 “候鸟老人”南方过冬先要过三关



这些日子,北方气温很低,空气污染也比较严重。许多“候鸟老人”已陆续飞往海南、广西等地,在温暖湿润的南方过冬,一直要待到明年4月才回来。

去南方过冬,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做不到,尽管看上去很美,但是,记者采访多名“候鸟老人”后得知,在南方享受温暖冬季的同时,他们还得迈过就医、亲情和物价三道关。

就医关 盼着医保全国通用

79岁的霍先生此时人已在海南,不过他并没有去海口、三亚这些大城市。他和老伴儿在海南东南部保亭县城买了一套小两居。虽不靠海,但环境安静舒适。“在这儿住了有4年多了,每年冬天都过来。在北京时,我老是咳嗽,到这边没问题了。”霍先生说,甚至连血压高、血糖高等问题,也没那么严重了。

霍先生说:“我们小区有20栋楼,

几乎住的全是北方过来的老人,北京、黑龙江、内蒙古、河北,哪儿的都有。”退休前,霍先生是一名大学老师,到了保亭县城他过得非常充实。县里面为了满足候鸟老人的需求,专门开办了老年大学,霍先生也被专门请去教授古诗词。

在快乐养老的同时,霍老先生最大的烦恼是医保报销问题。“像我们这些候鸟老人,在海南期间如果去医院

看病,只有急诊费用可以报销,其余的都得自己花钱。”即便是急诊费用,也得等到人回到北京了,才能按程序一步一步报销,非常麻烦。

“我看新闻里说,沈阳等不少东北的城市已与海南省签订了异地就医结算合作协议。”霍先生说,目前北京和海南还没有建立类似的合作关系,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,当“候鸟”就更方便了。

亲情关 最难受的是想念亲友

今年是65岁的王大妈第三年去海南。她和老伴儿此时已在海口亲戚家的一套两居室住了下来。“这里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,空气特别棒。”电话那头,王大妈心情不错。

王大妈退休前是一名普通工人,精打细算过了一辈子,原本没敢奢望去海南养老这回事。可由于侄子比较有出息,在海口买了一套房子,平时也

没有时间住,就让王大妈老两口去那边过冬。

平时除了到处遛弯,王大妈也想参加一些休闲活动,在北京她可是小区广场舞队伍里的风云人物。不过到了海南参加几次活动后,王大妈却开心不起来。“可能是因为海南比较热吧,感觉这里的广场舞动作比较慢,音乐节奏也慢。”

其实不仅仅是当地人跳舞动作慢的问题,王大妈是想北京的那些老伙伴了。

虽说现在通信发达了,随时都能通过手机视频聊天,但在海口,王大妈还是非常想念家人,想念大孙子。“过年时,孩子们一般不过来,半年也难见一面,因为机票特别贵,也不好买。”说到这里,王大妈情绪有些低落。

物价关 海口的蔬菜比北京贵

记得刚到海南的时候,王大妈老两口觉得什么都新鲜。可住的时间长了,王大妈慢慢发现海口的生活成本可不低。

“香菇在北京卖三块五一斤,这边要10块。香芹在北京一斤两块钱,这

边要六块。要是过年那几天,想包点饺子,茴香也卖到十多块钱一斤……”王大妈觉得,海口的物价并不比北京低,只有一些热带的水果便宜一些,但蔬菜比北京贵。

正巧这几天,一位“候鸟老人”写

给海南省省长的帖子在网上流传很广,专门就是反映海南菜价高的问题。这个帖子阅读量达到了几十万,不少海南媒体跟进报道。“听说海南政府部门都重视这问题了,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。”王大妈说。(北晚)

·小说连载

曾少年

(19)

■文/九夜茴

将军爷爷过世,脸上带着笑

我连发了三天高烧。

大人们说小孩眼净,我是撞见了不该看的东西了。可能怕吓着我,将军爷爷去世的事,他们过了一个多星期才告诉我。

将军爷爷是当晚心梗过世的,就在那个院子里,早晨人去的时候,他已经僵了,可据说脸上还带着笑呢。那只珠花头面他紧紧在手里攥着。

小船哥不信鬼神,他说那天我在一片月光下看到的是幻象。是因为下午在吴小姐的院子里受了风,已经发烧了却不知道,晚上又跑出去才病得更重。秦茜也不信,她连珠花头面都不信。唯独秦川信了我说的,他说其实那就是吴小姐说的命,珠花头面本来是将军爷爷送的,被我偷出来又还回去,物归原主。

农历七月鬼节,秦奶奶喊我们几个过去帮她折元宝。每年逢清明、鬼节、十月初一烧寒衣的日子,秦奶奶都做纸钱和纸元宝到街上卖。

在我们灯花胡同周围摆摊的小贩,都跟秦奶奶好着呢。因为秦奶奶可是摆摊的元老,从建军叔叔小时候,她就开始摆摊贴补家用了。

我们摆摊的地儿就在水果摊的旁边,秦奶奶一过去就吆喝起来了:“小朱子,起开起开,往那边点儿!给我腾个地儿!”

小朱子忙答应着挪了挪板车,秦奶奶弓着腰走过去,捏了捏他车上的杏:“哟!都软乎啦!今儿晚上要卖不出去可就要坏了,把硬的往下摆摆,软的搓个堆儿,便宜着点卖!嘿,还真甜!”秦奶奶一边说着一边给我们抓了把杏,小朱子按秦奶奶说的,重新码了码堆,不一会儿就来了个骑自行车的阿姨买走了一兜子。

秦奶奶得意地说:“看着没?做买卖就得懂人的心思才行呢。乔乔,我不像你奶奶,我不以知识论高低,只用常识打天下!”“可我奶奶说,就是要多读书才行呢!”

我有点迷糊,秦奶奶拍了下我的脑袋:“你奶奶认字认得多,炸酱面有我做的好吃

吗?”

“没有!”这我倒可以肯定,秦奶奶家的炸酱面,是我们院最好吃的。

“啧啧!这不得了。”秦奶奶笑起来。

我们说话的工夫,秦茜已经又折了好几个纸元宝了。我照猫画虎地跟着折,却忽然看见秦茜趁她奶奶不注意,往自己衣服兜里塞了一个。我瞪大眼睛看她,她朝我比了“嘘”的手势。

天擦黑的时候,秦奶奶催我们回家去。走出她的视线,我就拦住了小船哥:“小船哥,你们干吗偷偷拿纸元宝啊?”

“晚上给吴大小姐和将军爷爷烧去呀!我奶奶连片纸都琢磨着怎么给卖了,不能被她发现。”秦茜笑着拍了拍口袋说,“我拿了有十个呢!”

“我可拿得多!”秦川把两边的裤兜都塞满了。

快到家了,小船哥说:“你们去胡同口等着,我回家拿水壶和铜盆!”

等小船哥拿着家伙回来,我们几个已经在大槐树下准备好了。我们学着大人的样子,用水在地上画了一个圈,朝西开口,是给来拿钱的人留的路。铜盆放上纸钱元宝,放在画好的圈子里,我们几个里就小船哥敢划洋火,他点着火柴,扔到铜盆里,纸钱都是黄纸剪的,火苗一下子就蹿起来了。

望着地上荧荧的火,想着已经不在人世的吴大小姐和将军爷爷,我们都难受起来。

秦茜拿树枝扒拉着元宝,轻轻哽咽:“你们说吴大小姐还恨将军爷爷吗?”

“她恨,你们还记不得,她张罗要给我们腌香椿叶子吃?摘叶子是要找将军爷爷借梯子的,她心里明白,是想让咱们替她去呢!”小船哥说。

“嗯!”我笃定地点点头,虽然我那时不懂爱恨,但想起那晚月光下的人影,哪有什么怨怼忧愁,两人之间尽是世间的恬淡美好。

铜盆里的纸渐渐化灰,一阵旋风卷过,纸灰飘向了空中。吴大小姐和将军爷爷的故事,终是成为北京城里的一道飞烟,缥缈而去了。

下期关注:辛原哥开始用电脑改变他的世界

·纪实连载

老洋人张庆

(29)

■文/潘运明

老婆寨的战事

为摸清匪情,靳云鹏暗地里将临时司令部从郑县移居到岳村后街的许家酒馆,并沿岳村向北到石门沟,沿线数十个村寨全部部署了剿军人马。这里离老婆寨很近,进可攻,退可守,便于指挥。而老婆寨上每隔十步二十步,都有用石头垒成的工事,漫山遍野,层次分明,看上去像一个个鱼鳞坑,众星捧月般将老婆寨包围在中间。

张天启是最后一个撤入寨内的,他回到寨里后,李明盛、陈青云、李振亚开始商议,改变策略,由被动守势变主动攻势。白天,两军各守阵地,相安无事。入夜,杆头们轮流带队,选上十个二十个精兵下寨摸营,凭着路熟和留在当地的警戒哨配合,每夜都要下山,东一个西一个。这些“夜猫子”摸营的方法倒也奇特,一进入靳军阵地,先放一阵空枪,之后主动撤走,逗得靳军机枪、步枪彻夜不息,从乔沟到辛庄、张坟,从岳村到西岭、石门沟,夜夜枪声相闻。

后漫村一带的战事却与之恰恰相反。夜幕来临,双方各守阵地,互不侵扰,到了白天开始交战。双方接触时,都是向半空中打上一阵枪,之后李部“败退”,靳军追来,李部“退”了一程,突又反击回来,靳军“败退”,李部追到原来位置,成串成串黄澄澄的子弹丢在路边,拾走子弹,丢下盛着银元的布袋。之后,靳军再次枪声乱发,李部重又“败退”,靳军拾走银元,再扔下一些子弹……如此往复,按行就市,各取所需,彼此心照不宣。往往丢了大半天的仗,靳军没伤着几个人,倒是丢失了不少子弹;李部也没伤着人,倒是丢了不少钱财。

这样的战事,每天总要进行几次,李部的子弹越打越多,胆子也越打越大,而独有靳云鹏一直被蒙在鼓里。

靳云鹏的剿军占据董周、耿集之后,抱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,对老婆寨虎视眈眈,企图一举吞掉,一战成功。他命马志敏率部及郭、段、詹、李等团为第一路,岳维峻率本部及杨、阎两团为第二路,分路攻击,并派陈文钊携携带山炮数门,驰往协攻。

马志敏、岳维峻率两路人马,先是对老婆寨的外围据点岳村、上仓头、下仓头三处全面攻击。

李鸣盛与陈青云、李振亚则在山顶及其周围加固工事,凭险守御。因上、下仓头地势险要,杆众们挖壕筑垒,防守极严。马志敏亲自督队,以高汝桐营长为中路,段团为右翼,郭团为左翼,分三路向寨上进攻。在上仓头、下仓头交界处的战斗中,因右翼的段团兵力过少,被李振亚率队包抄,袭其后路,阵脚大乱。正在中路指挥的马志敏,见杆匪们无故退却,心知其中有诈,一经探察,始知段团被包围,于是率中路前去策应,飞调郭团展开夹攻,李振亚占不到便宜,率队向西北退去,马志敏占据了上、下仓头两村后,跟踪追击。连续激战两昼夜,李鸣盛部伤亡两百余人,损失枪械两百余支,官军段团也阵亡连长、排长各一名,兵士百余人。

李振亚退到岳村一带,段团轻敌穷追,谁知竟再次被包围。所幸,马志敏恐有疏失,派郭团接应,经过苦战,才将段团救出。李振亚见大军云集,此处地方狭小,难以久留,人马全部撤回老婆寨。

见老婆寨势极险固,攻击不能奏效,靳云鹏让马志敏等另找门路,用经济手段取寨,认为重赏之下,必有勇夫。岂料,赏额公布几天后,却遭到了冷遇,兵士们没人报名攻寨。

这天,老婆寨山巅上飞过来一个嗡嗡叫的东西,像老鹰在空中不停地盘旋,吓得杆众们心里发慌,头皮发麻,有的躲进石缝里,有的躲向坑道里,唯恐藏不严实。其实,这就是靳云鹏吹得神乎其神的所谓飞机助战,那架飞机是由郑县方向飞来,在老婆寨高空盘旋好一阵子,最后像母鸡下蛋般下一枚大炸弹,一下子就把寨里的三间草房砸倒,可过了一袋烟的工夫也没听到爆炸声。胆大些的杆众们乱叫着“臭蛋!臭蛋”飞奔过去,又是摸又是踢,大叫大笑起来……

靳云鹏不仅在老婆寨受困,北线的队伍损失更惨,各路剿军士气低落,实难再战,他不得不把收容安抚作为解决的唯一办法。

下期关注:樊钟秀临危受命